下篇　国民党抗战肃奸录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刘峙说“:这仗没法打,遍地都是汉奸。”

“军刀既已出鞘,岂能不带血而归。”

这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，日本军队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格

随着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，这柄利刃铿然而出，刺向了中国的腹部。

北平危急！

华北危急！

7月8日,中共中央通电全国,实行抗战。

蒋介石终于拍案而起了,1937年7月17日,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说,宣布《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》,他声明:

“我们既是一个弱国,如果临到‘最后关头’,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,以求国家生存。那时节,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,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,便是整个投降,整个灭亡的条件。”

……

“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，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，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。”

蒋介石的应战，让日本人感到了恼火。

日军援兵源源不断而来，华北驻屯军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率领他的虎狼之兵长驱直入,7月26日,攻占廊坊;27日,犯南苑;29日,陷北平;30日,夺天津。至此,华北门户洞开,香月以其主力沿平汉线北段而下，其气焰之嚣张，让人有不可一世之感慨。

蒋介石升帐点兵，他选中了有“福将”之称的刘峙担任第二集

团军总司令，负责平汉线北段战事，以图遏止日军进攻势头。

刘峙,字经扶,江西吉安县人氏,为蒋介石‘ 黄埔八大金刚 ’之一,能征善战,当年平定广东,他率领黄埔学生军,打淡水,战棉湖,战功赫赫,特别在华阳一战中,出尽风头。当时,陈炯明部主力万余人由鲤湖、棉湖夹击刘峙于华阳,刘于形势危殆中,不守反攻,突然插入敌军之结合部,横冲直撞,一举破围。战后,蒋介石也忍不住夸赞说：

“ 华阳一役,为成败最大关键,其重要性不下于棉湖之役,今刘团长能出奇制胜,转危为安,诚革命前途之大幸也。”

在北伐战争中，刘峙也有不俗的表现，龙潭一战，是孙传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生死战，当时刘峙还在杭州，闻讯后立即乘火车赶赴南京,途中列车被撞,头部负伤,刘峙负创而进,率部及时地投入了战斗，最终赢得了这场大战。

在以后的一连串军阀混战中，刘峙更是威风八面，鲜少败绩，尽管某些仗赢得侥幸,但光靠取巧是打不败对手的“ 福将 ’的称号没有半点讥讽的味道。

所以蒋介石委托以如此重任。

在平汉线北段，刘峙一连布下三道防线，第一线为房山、固安等地区，由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和万福麟第五十三军防守；第二线为安新、漕河、满城,由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防守 第三线为正定,由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和独立第四十六旅防守。

第一线很快被日军突破。

刘峙并无惊慌，孙连仲虽称勇将，所部也是原西北军之劲旅，但毕竟属于杂牌，万福麟就更不值一提了，暮气沉沉，已不复当年横行关外之神勇。

只有他的五十二军令人骄傲，该军下辖两师，军长关麟征自兼二十五师师长，第二师师长为郑洞国，两位俱是黄埔一期生，所部又是正宗黄埔嫡系,兵精将勇,足可一战。

担任第二道防线突破任务的是日军土肥原之十四师团，川岸之二十师团。

这个土肥原，可算是地道的“中国通”，1912 年陆军大学毕业后，任陆军参谋本部副官。第二年就以外交武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工作。1922 年至 1926 年再次被派往中国，担任收集情报工作，逐渐成为日本在中国特务组织的头面人物。土肥原的活动能量大，诡计多，无孔不入，兴风作浪，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有他，策化成立“满洲国”有他，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诱胁到长春又是他，迫使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签订《秦土协定》，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也是他。他的触脚，伸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达官贵人，贩夫走卒，只要有其利用价值，他无不与之周旋。

现在，由他担任进攻保定的主力，正是有了用武的机会。这块土地，他已不知来过多少次，化装过郎中，化装过商人，化装过游民，化装过阔佬，他手下的特务，星罗棋布地撒满各处。人情风俗，地理形势，他了如指掌。在他的指挥部，挂着的那张军用地图，甚至比刘峙所用的，要精确得多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支“隐形”部队，这就是——汉奸。

在满城东郊，有一户亦耕亦读人家，三五间青砖大屋，掩隐在一片浓荫下，显然，这是一家富户。

屋主人约 50 多岁，略显憔悴的脸上虽带有田间劳动的痕迹，但举止神态不脱斯文，他的父亲晚清时曾中过举人，本人也幼读诗书，可谓诗礼传家。

主人姓徐，生有四子一女，除女儿嫁至保定，小儿在徐水县府做事外，其余三子均在家务农。说起小儿子，既是徐家之希望，又是徐家之担心，屋主人不禁忧心忡忡。

小儿名振东，乃振兴东方之意。出生不久，其母一病而亡，做父亲的对之宠爱备至，期望殷殷。从小教之以四书五经，稍大送进城中新式学堂，刚过弱冠之年，又远渡东瀛，负笈日本，指望他异地学

艺,上报国家,下光门楣。

徐振东在日本 4 年,未学会富国强兵之术,未习得农工经商之技,却混迹于市井烟花之地,与一日本下女同居。可怜老父在国内节衣缩食,卖田卖地,为他筹措旅日所费,全被徐振东虚掷了。

当时的生活费并不高,在东京,一个留学生一年有 300 元,也足够生活所需了,但这笔钱,在国内却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年开支,徐家尽管殷实,每年支出这笔钱也实在不轻松。

尽管如此,徐氏却手头支绌,他始终未能混进一所象样的学校,也就谈不上什么助学奖金之类的收入,只能多方告借,有日人质之何时能够归还,徐氏昂首作答:

“不见归国者多为高官,来日必当加倍奉还。”

回国后的徐振东很快失望了,他既没有一纸过得硬的文凭,又没有得力同学加以援手,尽管满腹空空,却自以为去日本镀了一层金,总不能再回家务农吧。上北平,走天津,下保定,四方钻营,各大学府,各大衙门,理所当然将其拒于门外。

他在咒骂,他在怨恨,骂天道不公,恨怀才不遇(尽管他无才)。他无脸回乡见父老乡亲,终日闲游在徐水城的酒馆茶肆,以酒浇愁,放言无忌。

他的行径被一个日本人注意上了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,日本人侵占了关外,下一个目标,就是华北了。如今的华北,日本特务已如过江之卿,难以胜数,既使徐水这个小地方,也不例外。

这个日本特务的来历徐振东本人也不清楚,只知道他叫矢野,东京人氏,长得粗矮强壮,中国话虽然说得略嫌生硬,却还辞能达意,三言两语和徐氏套上关系后,两人干脆用上了日本话。

矢野夸奖说:徐的东京话味道纯正,他还以为碰到同乡呢,不由兴起思乡之情。说着、眼睛竟起了一片湿润。

徐振东洋洋得意,在日本 4年,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这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流利的日本话，整天与那位东京下女混在一起，那口音自然也带上了东京味了。

了解了他的怨恨后，矢野沉吟半晌：

“徐,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,你的,去过我的家乡,我的,现在在你的家乡,你有困难,我应该帮助。”

徐振东大喜过望，他知道这些日本人的能量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徐振东就进入徐水政府的教育科，这固然于他的奢望、野心相距遥远，但也算差强人意了。至少不再无所事事，不需回乡务农了。在家乡父老眼里，也算是吃官家饭的人了。

“七·七’事变爆发不久,随着战事的扩大,徐水,已经嗅到浓烈的战争气味了，各级政府机关，已经准备南撤，徐振东也在收拾行装，打算回乡下避避。

矢野走进了他的房间。

留下了一叠现钞，一番交待，一把信号枪。

徐振东失去的，是一颗中国人的良心。

这几天，他天天早出晚归，一身臭汗地蹬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，奔波于铁道线两侧。

刘峙的军队调动频繁，他不惮其累，象鱼儿逐食潜行在后，用眼观,有心记,有耳听,用嘴打探。

没有人怀疑过他，他那一口当地话，他那一付政府机关人员模样，他那衬衣上别着的国民党党徽，都给了他很好的掩护。

他发现了秘密，发现了破绽。

自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之后，刘峙数电中央请援，要求“至少增加中央军两师不可。’军政部长何应钦回电说“:现在沪战激烈,中央部队一时不能北调，在川桂军未集中以前，应就现有兵力，努力支撑,与敌持久。’蒋介石不放心,又专门给刘峙下了一纸手谕“:我军应在保定附近与敌决战。”

对蒋介石命令，刘峙一向遵奉惟谨，他以徐水为突前阵地，加

强守备，希望能如何应钦指示的那样，争取时间，在保定一带集中兵力,与敌会战。

未想到徐水的失陷快得令人惊讶。

这与汉奸的活动有关。

徐振东并不懂军事，当他接受失野交给他的任务时也有犹疑。

失野递给他一张地图：

“这容易，哪儿有你们国家的军队，你就在这地图上标一个记号，注上大致的兵力和装备情况。”

几天干下来，他居然也看出了门道。

在他这张地图上面，星星点点记号之间，徐水东侧，明显有一块空白，他在大中午顶着烈日跑了一趟，发现那一带有一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正利于隐蔽。他把看到的一切，都绘上了地图。

他的忙碌，引起了他父亲的注意，小儿子最近的行为太反常了，趁他不在的时候，翻开了他的东西。

他看到了那张地图，那把信号枪。

徐老汉不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,走过府,进过京,有些见识,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的,他能想象出来。如今兵慌马乱,谁都怕惹事非,他那个小儿子却整天在外而游荡，原来干得这等事。

他唬起了脸，将那些东西摔到儿子面前。

徐振东有点惊慌，也有点恼怒，他的父亲指着他：

“食君之禄,忠君之事,你不要身为中国人,做那背叛老祖宗的事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徐振东吓得连忙朝屋外看，他的哥嫂都住在家中。

“我不懂,这地图上画得是啥,是不是准备献给日本人的,还有这手枪，你什么时候弄到这杀人的家伙。如今中央军的队伍在这里与小日本开仗，你却里通外国，羞死祖宗先人了”

徐老汉越骂越生气,竟止不住泪水纵横。从小饱读诗书,民族

感、自尊心让他不能忍受这一切。他情愿报告给锄奸队，也不能留下这畜生。

见父亲真正动怒，徐振东才开始害怕，大战在即，做密探被抓住,是要杀头的,他的父亲能做出这种大义灭亲的事:“孔夫子的书把他读呆了”。他在心里骂道,脑筋却突然转过弯来。脸色一换,郑重而诚实,骗他的父亲说,这些,都是‘上面’交待的。

“上面?”徐老汉不解其意。

徐振东指指胸前的徽章，“我是吃官家饭的，能不为政府做事吗？这张地图是为我们的军队用的。”

徐老汉还不能释疑,指着那把信号枪问:“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也是上面发给我做防身用的。”徐振东欺他的老父亲辩不清手枪和信号枪之区别。

徐老汉释然了，他甚至还为儿子感到骄傲，提醒说：

“这件事连你的哥哥嫂子都不要给知道,好好干你的吧。”

徐振东确实是好好干了。几天后，那张地图通过矢野之手到了日军那里，日军进攻徐水时，正是利用徐水东侧那块空隙，在青纱帐的掩护下，突然杀到守军的鼻子底下。

徐水失陷了,日军兵分数路,侧袭,兜袭,抄袭,如入无人之境，对这一带熟悉得象自己家一样。

由于徐水的过早失陷，布署在安新、涝河、满城一带的中央军防线顿感吃紧。

这道防线长约 70 公里，至少需要 10 个师左右的兵力才能胜任，仅五十二军怎够使用。关麟征也是一位名将，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，以满城西北高地为依托，构筑成正面防御,吸引日军于此,以减轻侧翼兵力不足的压力。

日军却偏不上当，蹈隙乘虚如水银泻地，你哪儿薄弱，他就攻向哪里，处处插向你的要害。关麟征指挥部的那张兵力配备图，就象摊在日军指挥官眼前一样。

地图没有被偷去，汉奸的眼睛却布满了这战场的四周。守军的一举一动，都留在他们那罪恶的瞳仁里。

赵宝富,山东人氏,那年刚好 40 岁。10 年前,他在‘狗肉将军”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当兵，也混了个一官半职，管着百十号人，别小瞧他这个区区小连长，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没少快话。

北伐战争发动后，他的好日子不长了,1927 年秋,直鲁联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。赵宝富记得很清楚，当初与他们对阵的就是现在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。刘峙把他们沿着津浦路一直往北赶，简直没有还手之力。赵宝富所在的连被打散了，他虽然没有做俘虏,跟着跑到河北。但光杆一个,连张宗昌都自顾不暇,安有余力顾及部下，所以，赵宝富一跺脚离开了部队。

他也不想回老家了，妻子在战乱中死去，父母已亡故了，流落在保定附近。恰巧当地一姓王的人家,薄有家资,女儿新近守寡,又膝下无子,见赵宝富身强力壮,五官端正,干脆招赘入门,也算是有了半个儿子。

这 10 年来,日子过得既平安也平淡,赵宝富却不甘心,他是在外做过官的，吆喝过人的，欺男霸女是习惯了的，如今做了倒插门女婿,往日的威风没有了不算,还遭人讥笑,轻视。中国的某些旧观念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反映得特别强烈。

赵宝富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中央军，反而怀念在张宗昌手下当兵的日子。现在，国民党军队被日本人打得晕头转向，他从心里反而有一丝快感。

由此可见，此人的私欲已经蒙蔽了人类最起码的是非观念。在旧军队的大染缸里，他的心已全熏黑了。

他不仅是咒骂几句国民党军队，而且付之行动。

大慨是七月中旬的时候，他弄了一批草席贩到保定城去卖，今年夏天来得早，这东西应该是好卖的。

但战争已经迫近，谁还有心思啊。连着几天，草席也没卖出几

张，城里的人却陆陆续续开始逃亡了。

炎炎烈日下，他被晒得满头火起，正打算收拾摊子回家。

一个穿着白府绸的中年汉子站在他面前。

“连长,还认识我吗？”

赵宝富摇摇头，面前的人衣着整齐，头发又滑又亮，象个商人，他记不清了。

“赵得贵。’来人报上了姓名。

赵宝富恍然，此人原是他连里的一位排长，想不到现在混阔了。相形之下，他感到自惭形秽。

两个人来到一家小酒馆，几杯酒下肚，两张脸都红了。

赵宝富长叹命运之不济。

“这有何难,只需靠上日本人,想阔还不容易。’赵得贵拉他下水了。

“妈的,我倒不怕顶这顶汉奸帽子,只是干这事太冒险了。”

“我们过去当兵打仗不是玩命 这 10 年来,你的胆量都到哪儿去了，瞧日本人那架式，刘峙能挡得住吗？那小子当年打我们威风得狠呢。”

赵得贵掏出几张票子，继续鼓动：

“干吧,别犹豫了,这地方过几天就是日本人的天下,咱们先走一步，今后还不被日本人看重。”

见对方收起钞票，他又叮嘱他多找几个人一块干，有什么情报转交给他即可。

王二秃是保定城一名数不上的小混混，他既无力又无胆，人人都敢欺负他，拍他的秃头取乐。

他没有职业，只靠为人家做些短工谋生，只要混得三餐肚圆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别看他在城里萎萎缩缩，欺负进城的农民可是神气活现，刚刚从瓜摊上抢得一只香瓜，几口啃光了，却意犹未足。

赵宝富走过来,一张钞票晃了晃,王二秃已经是叫干啥就干啥了,即使烧他祖宗牌位眼睛也不眨。

赵宝富拉得第二个人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此人是他妻子的一门远房亲戚,住在农村。

此人说起来也可怜,壮年丧妻,只有一个女儿,父女俩相依为命,历尽艰辛。好容易女儿长大成人,说了一门亲事,做父亲的也觉得对得起死去的妻子,尽了自己责任了。

谁知祸从天降,两年前,一支国民党军队从这里路过,他的女儿正从田里回家,半道上被几个兵截住,拉到僻静处,给糟蹋了。一朵鲜花枯萎了,一个生命结束了,女儿含羞带愤自尽了。

从此,这位做父亲的失去了生趣,失去了他那不多的,仅存的希望。他的心里只有恨,只有为女儿报仇的欲望,他不知道那几个糟蹋他女儿大兵的名子,他只知道,那是国民党的兵。

所以,赵宝富略一挑唆,这位农民已经是两眼喷火,答应的非常干脆。

家仇焉能与国恨等同,因私而害国,这已不是普通的报复,而是罪恶。

踏上这只贼船的还有一个人。

吕斯平是一个纨绔子弟,他一心想发财,发大财,花天酒地,妻妾成群。

但是他生财无道,上一辈留给他的财产已挥霍一空 近来又迷上了保定城的一位暗娼,却苦于囊中羞涩,已难讨得对方的欢心。

所以,他现在急需要钱,只有钱,才能在那种地方买回尊严,买回笑容,买回殷勤侍候,买回投怀送抱。

赵宝富找上了他,告诉他挣钱容易,只要……

色迷心窍,吕斯平已无耻到没有什么事不敢做的。

各种情报、消息,源源集中到赵宝富手中。他是当过兵的,有一定的战斗经验,对部队情况也有了解。所以,经他搜集,分析,整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过的情报就特别显出份量。守军各部番号、兵力、配置、武器装备，等等，一一罗列清楚，详加注释，赵得贵见了喜不自胜，抖着这份情报眉飞色舞。

“干得太好了，就凭这个，日本人来了还不要多赏兄弟们几个。”

所以，刘峙这仗就难打了，处处被动，处处失先，一溃再溃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，以前一直伴随着他的‘福气’哪里去了？他确实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恐怖，对面前的敌人感到了胆怯。

如果责刘峙怯战尚有可说，但关麟征绝不是胆小鬼，该部的一些将领，如郑洞国、覃异之都是他黄埔同窗，百战骁将。当年在长城抗战时，荒山野岭，尚与日军精锐打得难解难分，虽败犹荣。如今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作战，占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却反而左右支绌，被动挨打，委实难解。

譬如说，关麟征想吸引敌人于正面，主力置于漕河一线，日军却偏偏以全力先袭满城，使刚刚调防的陕军冯钦哉的十四军团措手不及，弃城而逃。然后从侧翼威胁五十二军防区，遂使郑洞国师陷入苦战，孤立而无援，不得不含泪撤离阵地。

土肥原用兵真有如神助，立即长驱直入，直叩保定。他也不怕对方诱敌深入，打伏击，他胸有成竹。有情报表明，国民党军是真正溃败了，刘峙本人已经溜之大吉。因此他十分放心，既知已，又知彼，对方的作战意图他了如指掌，这仗如何打不赢。

汉奸的破坏性之大，活动之猖獗，一位曾经参加过平汉路之战的国民党炮兵军官有所领教。他当时在炮一旅供职，该旅是蒋介石新建炮兵的主要力量，装备和训练都是德国式的，蒋介石平时很少舍得用它，视之‘捍卫京沪的骨干。’现在，为了打好保定会战，也忍痛送上了前线。

炮一旅到了保定，就遭到汉奸骚扰，中秋节那天晚上，炮队去领炮弹，日机恰巧就来轰炸。一时间，弹药库前后左右，一颗颗信号

弹冲天而起，显然不是一个汉奸所为。要知道，此时的保定城里城外,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,汉奸活动如此肆虐,也真令人惊叹了。

炮一旅在这场战斗中几乎没有发挥出象样的作用，他们象是缠在一架巨大的丝网中，裹手束脚。无论他们行动如何隐秘，就是起不到给敌人突然打击的效果。敌人总是适时地找到对付的办法，或截断弹药供给，或增加火炮，调换炮种，以更强的火力压住我方的发挥。有几次甚止悄悄摸上来，差点连人带炮一起掳去。汉奸的眼睛既然无所不在，日军的行动自然就让人有神出鬼没之感了。

刘峙的防线终于被日本军队全面突破了。 9月 24 日,保定被日军占领,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、安阳等地相继沦陷,土肥原师团一直打到黄河北岸。

刘峙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本应守土抗战，血战到底，但他丧师失地,一退再退;“枪停三十里,枪响百里三。”被时人讥讽了“长腿将军”;“福将”之称就此与他告别。

他本人也黯然伤神，为推诿责任，也曾找出各种理由，其中之一条就是:“这仗没法打,遍地都是汉奸。”

他的话固然有所夸张,却也道出了某些事实,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的侵略目标就圈向了华北。在这块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。制造汉奸,就是其具体活动任务之一,或金钱勾引,或私利相诱,或武力危逼,各种手段应有尽有。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,怨满人间，一些人或为钱财，或为利欲，或为怨恨，而忘却了国家、民族的利益,卖国求荣,卖身投敌。象徐振东、赵宝富、吕斯平这样的汉奸不知凡几。据 1941 年国民党对活动在鲁中一带的除奸小组调查统计,就有 2044 个小组,6755 名工作人员。仅山东一地,国民党就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，对付汉奸，其危害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而河北一带，汉奸的猖獗较之鲁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据战后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统计，河北汉奸案件审判过程中，计判处死刑者为 9 无期者为 23 ,有期者为 489 ,缓刑者 41。这个数字尽管远远不及

实际汉奸数,逃之夭夭者大有人在,但已够令人惊心了。

殷汝耕率先树起了汉奸旗帜

华北汉奸之多,之猖狂,殷汝耕起了“表率”作用。

汉奸并非全为下九流者,衣冠禽兽比比皆是。身为国民党一方要员的殷汝耕,率先树起了汉奸的旗帜,成为华北汉奸群体的注目人物。

殷汝耕,浙江平阳县人,早年留学日本,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,娶日本女子井上慧民为妻。他常常讨好日本人说,自己是日本的女婿,大有“娶了媳妇忘了娘”之意。

殷汝耕确实忘了自己的祖国,除了血管里流的血,他的思想、立场、观点,都站在日本人一边,而且没有一丝犹疑,一丝勉强。

其实蒋介石待他不薄。

尽管成了“日本女婿”,殷汝耕也不能在这块异国土地上找到一方立足之处,依然回到生他养他的中国找饭吃。1916年回国后,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,后转到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。1925年,郭松龄倒戈反奉,殷汝耕参予其事,任反奉军外交处长,负责对日交涉。未想到12月间巨流河一战,反奉军失败,郭松龄夫妇遇难,殷汝耕只身逃入新民屯日本领事馆,当时中外报纸均记载此事,殷汝耕的名子开始为世人所知。

殷汝耕在日本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,日本人居心叵测,他们帮助张作霖打垮了郭松龄,却对漏网的殷汝耕伸出援手。其原因,在于未雨绸缪,利用殷的落难,让他感恩戴德,培养一个汉奸,以作不时之需。

当时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对殷逃入日本领事馆情况在其所著《阴谋、暗杀、军刀》一书中有过记载：

“当大正十四年(1925)郭松龄倒戈时,殷作为外交部长(外交处长）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。失败后，他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屯我总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。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，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。”

从此以后，殷汝耕已成为日本方面安插在中国政府内部的暗探。

北伐战起，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破两湖，攻江西，蒋介石扬扬得意进了南昌城。现在,他已准备背叛革命,妥协于各列强，因而积极物色各种外交人才，殷于此时也恰由日本人保护南下，来到南昌,毛遂自荐,留在了蒋介石身边。

蒋介石对殷汝耕是重视的，殷长期生活在日本，对日本国内形势、民族心理、风土人情，了如指掌，加上又有反张作霖的那段经历，遂使蒋介石对之十分信任。凡有与日本交涉及翻译事务，也多由殷氏担任，几已须臾不可离开。1928 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期间，殷汝耕也跟着蒋氏去了日本，拜访日本各界人士。蒋介石还指望他为取得日本的支持助上一臂之力呢。

未想到殷汝耕里通外国，使蒋介石对日交涉遭受重大挫折。回国后,蒋介石再度出山,继续北伐,遭到日军的阻拦,遂有‘济南惨案’发生,中日外交一时陷入绝境。

日本方面急欲打破僵局，从中国形势看，国民党已胜券在握，又有与英美接近的趋象，绝不能等闲视之，任其发展了。

该年冬天，日本政党要人床次竹二郎藉故来华游历，到了南京，免不了拜访蒋介石。

蒋介石早将床次的情况摸得十分清楚，此人在日本政界颇有势力，已有取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而代之之野心。他准备利用这一点，饵之以利取得外交，上之空破。

蒋介石是玩弄阴谋的行家里手，最善于捕捉人性之弱点。床次果然心动，愿意与中国政府先获得充分理解，回国角逐首相之席后，与中国协商解决济南惨案，拓出日华外交一片新天地。

蒋介石不胜之喜，以为济南惨案可获得于中国有利之解决，他与日本的关系也从此走上了坦途；床次也兴奋异常，中国之行收获甚丰，使他对即将到来的一场政治上、权利上角逐充满信心。

他万没想到，此次中国之行，使他永远丧失了组织内阁的资格。他万没想到，他与蒋介石之间最机密的谈话，全部被泄露了出去。

这一切，都是殷汝耕的杰作。

他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，此次重要谈话，理所当然由他翻译,一切秘密他都尽悉,乃将谈话内容悄悄整理综合,共计 17 个秘密报告，传递给日本现任首相田中义一。

床次满怀信心地回到日本，他立即拜访田中义一，要求田中辞职，以便他出任首相：

“我们在中国已陷入僵局，这于帝国长远利益不符，要打破这种局面,必须革故鼎新。”

田中微笑,笑得自信,笑得阴险,他摸出一叠材料,摊到了床次的面前,殷汝耕的 17 个秘密报告，几乎将床次在中国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。

床次在恼恨，在颤抖，如此重大的机密，居然在中国方面泄露，使他授政敌以柄。想想今后的前途，真是不寒而栗。

田中扬起手中材料：

“你必须拥护政府,否则我即将这种秘密发表。从此,你将在日本无立足之地。”

床次唯唯诺诺，已毫无反抗之力。

由于床次所率之政友党不能不拥护田中内阁，所以民政党对田中内阁之不信任案，因床次一党拥护政府,遂以 6 票少数而被否

决。具有强烈侵略性的田中内阁其命运得到了维持。

殷汝耕这一泄秘，其后果，一位署名德伯的作者在 1946 年 6 月 7 日的《救国日报》上发表文章评论说：

田中内阁之命运既能维持，遂使济南惨案的解决于中国非常不利。这还是次要。而最重要的，则为与中国有相当勾结之床次竹二郎的秘密，被田中握住，使床次永远丧失组织内阁之资格。这于中国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殷汝耕卖国之罪上过于天了！”

殷汝耕当日本侦探之事，后来由床次托梅屋庄吉转告老同盟会员，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神田区本会总干事马伯援，马又转告中国政府，蒋介石大怒，拍着桌子要立刻收拾殷汝耕。

“坏余大事也,殷汝耕无国无君,如禽兽无异。”

黄郛连忙相劝。

“殷汝耕固然罪无可逭，但也从中可知此人与日本关系不寻常。若杀之，必要遭田中嫉恨，坐定我勾结床次之事，将报复无疑。从大局计,使其离开中枢,则可也。”

黄郛的意见相来很有份量，此人与蒋介石关系非同寻常，他也是浙江人，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,1904 年进浙江武备学校，不久选派日本留学，入东京振武学校，次年加入同盟会。1908 年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,1910 年毕业回国后，在清政府军咨府任职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应陈其美之邀赴上海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，当时，蒋介石就在该师任第二团团长。陈其美与蒋结为“盟兄弟”。由老乡而近至僚属,而亲至兄弟。所以,后来黄郛在北洋政府历任高官，甚止一度代理内阁总理，摄行总统职权，却和与之对抗的南方政府重要人物蒋介石一直联系不断，情谊深厚。这在当时革命阵营中很遭议论，认为敌我界限不清，蒋介石大为恼火,辩解说“:难道革命就连朋友也不要了吗？”

由此可见黄郛与蒋介石的关系远非一般。

殷汝耕也就此逃脱了蒋介石的严惩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